

张金刚

得闲,回山里老家小住。不由自喜:有老家,且有山里老家的我,是何等幸福与奢侈。

住山年已远。告别快节奏的日常,在山里突然慢下来,如是住了段时间里。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屋一人,都在时间的流里有经年的色彩与故事,引我叩问时光。

山里,时间很长。一座山、一条河,或有亿万年;一棵槐、一处院,或有千百年。偶遇一位乡亲,也是从岁月深处走来,动辄便道出我祖辈的姓名,说出我幼时的故事。在他们面前,已滑入人生后半程的我,一时不敢高声语,更不敢多言,成了怯怯的孩童,虔诚地仰望,躬身。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住山者。

老人说,山里曾有座古寺。我深信不疑,因为邻山就有一处隋唐石窟;且在山脚的开阔地里,散落着很多沾有蓝色琉璃的碎瓦片,还有一颗雕琢精美的石龟静卧草中,应是碑座。许是先人看中了这方灵山秀水,建寺于此。可那寺盛于何时,败于何年,老人也道不出一二。

我静立于旧址之上,遐想着悠远的古韵禅声、袅袅的香火青烟,进进出出的是否有得道高僧,有我的祖辈先人。或许背后的大山知道,面前的溪流知道,一前一枯荣的草木知道,那瓦片、石龟知道,可它们似是得了山寺的大智,静默山林,不言不语,待我潜心参悟。

得大智的还有山里的凡夫俗子,也就是我的乡亲。他们一代代住在山里,繁衍生息,平淡平静的生活,看上去苟且了些,可细细品来,却有着最深沉的诗意,如是被世人倾慕追寻千百年的桃源生活。

他们亲近自然,也最敬自然;追随时令,也最敬时令。他们匍匐于大地之上,趁一场春雨,将种子、秧苗植入泥土,施农家肥,浇山泉水,依照时节用足够的耐心侍弄,等待发芽、收获。不管灾多大、人多饥,也要留足种子,更待来年风调雨顺。山里人常说:“只要不断种,肯劳动,就饿不死人。”这不急不躁的从容与笃定,是他们与大山、与土地、与自然磨合而来的,是最朴素的生存智慧。

住山,靠山,更爱山。他们从山里扛回一捆捆枯柴,从不轻易砍一根树枝。若建房、打家具伐了树,定会多植几棵补上。那些天上飞的,山里跑的、水中游的,如共生的伙伴,总会和平相处。若因生计不得已伤害它们,断不会赶尽杀绝。这么多年,山里依旧旧林茂果丰,生灵不息,不能不感谢我的乡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借山而居,只是过客,大山才是永恒的存在。

山里人貌似很土,却很懂生活,极尽能事地将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活色生香。

有限的土地上,精心种了蔬菜、玉米、稻谷、黄豆等作物,栽了杨柳、柿树、花椒、苹果等树木。家里养了猪牛羊等牲畜,喂了鸡鸭鹅等家禽,猫呀狗呀也如家庭成员一般得到优待。有会建筑的,有会酿酒的,有会编织的,有会厨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美德在山里人家被演绎到了极致,个个都是种田持家的能手,人人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张大爷是位石匠,他刻的石头砌满了全村的房基、台阶、院墙,他祖上刻的石磨、石碾很是精美,养活了几代人,是我心中的功臣。张大妈是位剪纸高手,见花剪花,见羊剪羊;剪花像花,剪羊像羊。窗花贴了满窗,映红了农人的笑脸,也映红了一年好光景。大叔是村打鼓队的鼓手,逢年过节,甩开膀子,挥舞鼓槌,大鼓敲得震山响。大婶在房前屋后,院里院外栽满了果树花草,树成荫,果满枝,花似锦,着实令人欢喜。

先前,我因住在山里而自惭。如今,我对住山的乡亲却多了欣赏与羡慕。我常与他们逗趣:“住在青山绿水之间,吃着绿色食物,呼吸着新鲜空气,喝着山泉水,天天睡到自然醒,这生活多么逍遥!”其实,他们也在繁忙劳作,可自足的快乐却天天浮在脸上,使我每住山一次就释然一次,向往的生活,最终的归宿当不过如此。

落叶归根。终有一天我也要离开城市重回老家,变成乡亲的样子。耕田,种菜,养鸡,饮酒,品茶,写字,慢慢变老,变小,长住山里……

涂料工

刘志洲

一群用抹子、灰刀、电锤和滚筒刷写诗的人
面对凹凸不平的墙面
他们,时而用铁锤和铲子在火花飞溅中将凸出一截钢筋头“叮当叮当”地敲掉
他们,时而拿起抹子和灰刀将带着光泽的腻子粉均匀地涂抹到墙上
第一遍腻子粉干透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自己和工头满意打磨环节
到涂料工最艰难熬煎的日子粗砂纸、细砂纸一齐上阵
房间里灰尘就像漫天大雪尽情地落在涂料工身上
最后一道工序
当滚筒刷蘸着洁白的涂料反复在墙面上涂抹时
涂料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在涂料工精心的呵护下原本黯淡无光的混凝土墙面顿失往日颜色
一袭白衣在身
整个房间瞬间敞亮起来
涂料工钻在城市心脏里
闻着腻子粉和涂料的清香
蘸着血汗调成的光亮
让整座城市都鲜艳亮丽起来

赵武明

漫长的安静,没有热情的日子,异常得更别说有激情了。如此甚好,无所谓是最轻松的。物质是由元素构成的,世界没有改变。

这个秋日,云遮月。雨下了一天,直至傍晚晚歌。心有翳,逐渐消退,亮光已弱,乌云变薄。如果我不见回家的路了,那么不妨走向月光下的原野;如果在喧嚣的都市里听不见来自心灵的泉流,那么不妨在夜深人静的时接受月光的沐浴。如果心灵盛满如月的光华,又何必恐惧征途中的黑暗。

可惜,真的很可惜。雨很有趣地走了,但云依旧恋恋不舍。我徜徉在湿润的空气中总觉得月光会乍现的,只不过需要耐心等待。或许,此刻奇迹不是别的,更多的是祈愿,在破土,在生芽,直至向暖绽放,只要心中有祈愿总会绽放!

听说,心中怨怼的人,头顶会罩着一朵黑云,驱之不散;心中明亮的人,头顶一定是光芒四射。时空广袤,相隔万年或者相去万里,月下除了有凤尾竹拔节而生,在戈壁也会有唱歌的石头。万物有灵,只要有月,心之所往,其实只需轻轻地说一声:“嗨,都在这儿,看见了吗?”无须狂吼,甚至歇斯底里。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嘲歌,灌木自悲吟,当人在攀岩的时候,总是仰首向上看。当仰望



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的人走得快……

赵春青画

初冬的秋意

欧阳

从日历上来说,应该是冬天了,就算以旧历来论,也到了立冬的时节,然而,路边的,还有公园里聚集的植物们,并没有展现出对冬天应该有的畏惧,它们仍然固执得像在晚秋时一样,拒绝褪去耗费自身的绿意。

穿过元大都遗址公园,我走在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兀自匆匆,心里有事没事的,都目不斜视地走着,漠然无聊的脑袋想着自己别成这种画面的一部分,于是在东张西望中看起植物组合的景色来。看见马路边有些银杏树还挂满绿叶,脑子里想到了当下刷屏的秋色图片——每年总是有人被枫树、银杏树等变黄的叶片感染,并赋予它们美如画卷的意蕴。

大概是怕冷,部分银杏树先黄了叶,胆子更小的则已开始落叶……如此的胡乱推理,让我再次转向身旁经过我的人:人们还是在木然而行,没有人抬头去探望植物展示的季节颜色,即便是其中貌似悠闲自在的过客,宁愿翻读手机中的图片也不抬头让眼光遭遇初冬真正的自然景色。

好在城市惯常的这种形态,没有打消我找寻秋色。

秋雨之后,寒意渐浓。要说呢,眼看着就11月中旬了,北风也光临过几次,可各种乔木依旧牵着自己的叶子不放手。

梧桐的树叶继续挂在树枝上,想早一点歇着的,已然换装为以黄色为主体的斑驳杂色,似乎在等待迅猛

的北风莅临,以便为它们脱下暮春就穿上的叶装,又或是在“冬眠”之前,再看一眼阳光下的风景。而那些坚守着不愿意变黄的同类,虽然绿色淡了,一些叶子也半干枯半绿,但却像是没有“睡意”的样子,不想离开枝干。常绿的松树,变得褐色绿色相间,不时有枯黄的松针坠落地。少数槐树已然秃裸了树枝,另一些却还被绿叶包裹着。露出疲态的杨树和柳树,看上去树叶应该是干了,不知道下一次冲过来的北风能不能将它们从树枝上撕扯下来。而红叶李树,叶子依然是像夏天一样,半红不红的,是在模仿阔叶不落的样子。一些海棠的果实仍然是青色,红了忍冬果背后,绿叶照旧繁茂,只是不再青葱。“面不改色”的大概只有不知冷暖的柏树和雪松,它们的基因似乎已经进化成妖,在寒凉降临时光,还是如酷暑里一样继续着翠绿……

大概是昆虫进入了冬眠状态,导致食物难寻,麻雀也变得不怎么怕人,结成三五只的小队,在人行道边上的树下缩着脖子跳来跳去,俨然全身心于食物,完全无视过往的行人。

是北风的迟暮,还是这个世界温暖了?绿植在外观上尽管失去了葱茏意象,但仍继续着不愿意相信秋天已去,不愿意漠然面对冬日的来临。会不会是被城市的时尚,被城市的人所感染呢?它们坚持着,就像那些不分季节大腿都裸露在外面的女士一样,怀着“美”的臆想——如果植物有意识的话,也许也会吧,至少有部分会的。

文人说,秋日的静美,我想,那一定是南方。北方的秋天虽然色彩斑斓,但总是粗犷的,而即使是在风静的日子,萧瑟中的树影也让人很难联系到静美的图

北方

梁利萍

他们说,地道的北方人常怀江南情结。我便是。一趟趟往江南跑,看数不清的河道斑驳的拖船,魅惑于香樟、桂花和野杜鹃的魅惑,心醉于包揽了四季的满山满城满村落的醉心的绿……我悄悄地失了偏颇,几乎把所有的赞美都抛给了长江。

直到深秋的一个午后,我坐上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城际列车,窗外,翡翠绿,杏子黄,火焰红,错落有序地热烈着、簇拥着,一屏一屏跳进窗,跳进眼目,惊艳我的心。我突然想起了北方所有的好。

比方说树吧,一年四季变着花样的美。初春,还冻手指头的时候,灰头土脸的路边树上,突然就多了数不清使劲往外挤呀挤的小芽苞,绿的粉的,窥探着世界。从这时起,每天都有盼望在了。走着走着,“啪嗒”掉下来一个“毛毛虫”,仰头看,杨树上不知何时坠满了棕红色的毛毛虫,还没见着

星空成为一种习惯,在疯狂的城市里,我们总能找到一片纯净的天空。不管星星是否尽情闪烁,它总在那里,等待着每一个仰望的人。文字无声,书写着人间真情;惦记无声,温暖着彼此的心灵。人生在世,过眼的只是表象,过去的才是真实。在喧闹而光怪陆离的生活中,褪去虚华的壳,才能安守生命的纯粹。总是感恩那些莫名的喜欢,诚挚的爱,深情的拥抱和善意,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关爱!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的! 气飘逸且妩媚,而人呢? 徒有其表,难成气质。唯有内外兼修,才会愈美。岁月澹妆容,有书气质佳。修心自秀,何惧逝年华。皮囊再美,也砥砺不过时光。唯有脸上的微笑,书香满溢的气质和善意的心孕育的精神,才会历经岁月的洗涤越发蓬勃与丰盈。人生,终究在前行中拥有,在风雨交替中懂得。总是相信,这世间每一种好的背后,都是用了心的。只要努力向前,就不会被生活辜负。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人的一生一定会遇见更多的人和事。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个人,也不可能做好每件事。百密终有一疏。所以没必要活在别人的眼神里。只要内心澄明,问心无愧,就永远不用讨好不懂你的人。做好自己,照顾他人。每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心愿活着,努力活出自己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心中没有黄昏,永远就会有春的气

息在生长。

雨,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色彩的音符,总是用情慷慨传诵抑扬顿挫,用幽梦晕染诗情画意。在院光中感受雨的韵律,忽然间觉得无论飘落在那里,都会滴滴落成诗句,编织成隽永的妙语连珠。一缕缕馨香绘声绘色扑面而来,不由伸手感悟自然的馈赠。慢慢地,雨渐小,湿润了的气息让人神醉。这是秋雨,来得急,也去得快。犹如岁月,免不炎凉荣枯,也免不了爱恨情仇,更免不了酸甜苦辣。人生的长度,长不过春夏秋冬;人生的广度,越不过东西南北;人生的无常,无非就是悲欢离合。世事毕竟是世事,尽心尽力,虽有缺憾也很完美。谁,都活在此刻,活在无怨无悔的生活浪潮中,承受的多了,学会的也就多了!只要心情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或许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不要祈祷生活的舒心,要追求自己更加坚强。只要自己还有感知,就会心怀纯净的遐思。

少年心事当拿云。孩子们绽放了,耀眼的花,背后酝酿着云一样的故事。他们不再与您分享,更多了梦幻般的心事,随淅淅沥沥的雨流淌入心海,运气翻滚,心难情,更多的是情窦初开吧!

不仅仅是少年,每个人都有心事。或云蒸霞蔚时满腹心事灿若锦花;或星河斑斓时一腔心事付诸云端;或伫立河海时,层层心事交付流水。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有备而来,或席卷蓄谋已久的离别,或

绽放不期而遇的相迎,最耀眼的日子,不仅是善待了生命里出现的每个人,还在于是否珍惜了每一份真挚的感情。将月色绣于素衣,便有绵软荡漾的心海,从此夕阳回望或晚霞启程,每次分别都是后会有期,每次遇见,都是久别重逢。

云在尽情绽放后,逐渐退场。月亮露出了脸,甜蜜、皎洁,仿佛苍穹打着一盏灯笼。云月异彩,月光渐亮。这是雨过后,云散去,月亮粉墨登场,已在子时了。人们大已酣睡,赏月的恐怕没有几人了!是的,非得住寂寞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收获。人生最宝贵的,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远离混沌,平静如水。生命的真谛,在于拿得起,放得下,把日子活出使命感,才能多些快乐。

月光渐明,透亮,待圆。相信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翌日,霞光云蔚,光芒照耀,何其辉煌。满纸云霞,写尽人间沧桑,留下无尽的思付!



花瓣儿

孙长江

花瓣儿一样美的面庞,花瓣儿一样令人艳羨的年纪,花瓣儿一样的锦绣前程,然而眼下却也像花瓣儿一样,似凋零,更像是飘零;似蹒跚,更像是挣扎。

她,一个为我不熟悉的小姑娘,正在扶着“学步”的栏杆,艰难地迈着她那两条如同灌了铅的硕长的秀腿,更像是用自己的意识指挥着别人的两条根本不听自己指挥的腿,一步,一步,沿着倒“八”字形的两道斜面。是拖,还是扔,词汇并不贫乏的我,天知道,此刻怎么就找不准一个词准确地描述出来呢? 总之,她每迈进一步,她那如花瓣儿一样的脸上,便滚落下串串汗水,洒在她走过的每一段在常人眼里短而又短的路上。

据说,她已经在华东师大读大二了;说是据说其实是准确的。因为他的爸爸就坐在走廊里她学步的栏杆下的小板凳上,他的眼睛一直在跟着她的爱女。在他的脸上我已经找不到悲戚痛苦一类的表情了,看到的满是近乎残酷的鼓舞和激励……但我却能够懂得他心中正在咀嚼着的是怎样彻骨的痛楚!

那花瓣儿一样的女孩,眼睛却一直在望着窗外。那窗外到底有什么呢? 我想,莫非那窗外也有老贝尔曼为她画的最后一片常春藤的叶子,像拯救了琼珊一样,还给她花瓣儿般的生活吗? 莫非她在窗外的光秃秃的树梢上落着的几只喜鹊身上,还有那喜鹊清脆的叫声里找到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于是,我倚到窗上向外望去,想探个究竟。

窗外是一块高低不平的广场,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绝对没有人踏过的积雪。雪,的确很白,冬日里的阳光照在上面,一闪一闪的,碎银般地摇荡着浓郁的诗意;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违心地把其实一点看头也没有的雪,搜肠刮肚般地极力要写出点诗情画意来呢? 难道只是为了给花瓣儿女孩,寻找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直到花瓣儿女孩,脸上忽然摇漾起灿烂的笑容,柔弱的话语中充满着十足的自信,说:“我就知道它不会违约的!”我这才知道,我错了。

“谁呢? 她——花瓣儿女孩跟谁有着怎样的一个约定呢?”

心中画魂似的我赶紧把脸贴到了玻璃窗上。原来,是一只雪白的猫,从楼底下的一个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正站在一个小坡上,用一双蓝莹莹的眼睛望着窗子里的女孩,望了好一会儿,俨然是招呼与问候,全都结束了,这才跑了起来。令我惊奇不已的是,那猫却如雪上飞一样,不仅仅没有陷落到厚厚的积雪里,反而如同练过轻功一样,“刷”地跑到了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不会,它嘴里衔着一个盛方便面的饭碗,又顺原道飘了回来。还是在那个小小坡上,它停了下来,放下并非空着的饭碗,两只前爪一弯,半跪半伏地又用它那两只蓝莹莹的眼睛望着就为了等它才又多走了一圈的女孩。女孩终于走到了头,滴落下一地的汗水,它的嘴张了两下,似乎在说:“保重! 明天再见!”

“看哪,爸!”那花瓣儿女孩扶着横杆的头儿,往轮椅上坐的时候,对着爸爸的耳朵说,“那只猫,是个画家啊! 是个天才的画家!”

“它的作品哪?”她的爸爸问道。

“就在窗外呢!”她的头一偏,两只大得出奇的眼睛,清澈得暴露着与不成熟能够划上等号的梦幻,“在雪地上,它画了一地的花瓣儿! 我真怕今晚有雪,把它的作品给掩埋了! 又怕今夜有风,吹走了它的馈赠。”

“不是还有明天吗?”她爸爸抽动了一下鼻翼。

父女俩说着话,爸爸推着轮椅带着花瓣儿女孩已经出了门,拐向电梯间去了。



杏黄得灿烂,枫叶红得忘乎所以……所有的色彩都以最迷人的饱和度涂抹山,涂抹路,涂抹你的眉目之间,让你顾不得仔细斟酌就投入秋天的情网。

然而聚只是散的插曲,情投意合的聚尤为短暂。当缘分到头,“放下”便成为理智的选项,譬如我们与秋天的情分,譬如树木与叶子的分离。并非无情,人与四季,树与叶,各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树松开叶的手,叶以最美的姿态诀别。

有时只需一夜狂风,秋天便被扫地出门,冬天来了。银杏也好,杨树也罢,叶子落干净,枝丫不得不出来撑门面,它们以不同的姿态向不同的方向伸展,造型遒劲干练。你可以看到当初被柔婉、温润、艳丽覆盖了的力量之美。大鸟窝再也藏不住了,人顶着覆雪的鼻头在树下走,咯吱咯吱将五花八门的鞋底刻在雪地上,嘴巴、鼻孔呼出和风一样的白气。风大的日子,树枝上堆积的雪沫跳将下来,打在脸上,生疼。

冬天,冰冻的不只是河流与泥土,更有生命的节奏。所有的生命,不得不慢下来,休养生息;冬天,风雪抽打的不只是生命的表层,更有生命的筋骨。

一年又一年,我就和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树木一起经历四季轮回,一起经历雨、雪、风、沙,经历干燥与严寒与阳光,参与凋零与繁茂,抗过来各种不舒适,汲取天地滋养,在变幻与盼望中一点点硬朗起来,一点点烙上北方的性格印记。